

时雪唯 著

犯罪规划局

超探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犯罪规划局

超探



时雪唯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犯罪规划局·超探 / 时雪唯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7

ISBN 978-7-5057-4536-0

I. ①犯…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5034号

书名 犯罪规划局·超探
作者 时雪唯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18印张 292千字
版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536-0
定价 4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78009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CRIME
PLANNING
BUREAU

SUPER
EXPLORATION

目 录

- 第一章 获罪 | 001
- 第二章 实验 | 009
- 第三章 虚拟 | 019
- 第四章 试探 | 030
- 第五章 失败 | 041
- 第六章 纠正 | 048
- 第七章 坦白 | 058
- 第八章 重逢 | 063
- 第九章 陷害 | 073
- 第十章 颠覆 | 084
- 第十一章 穿越 | 095
- 第十二章 救星 | 108
- 第十三章 昭雪 | 118
- 第十四章 星云 | 126
- 第十五章 遗愿 | 135

CRIME
PLANNING
BUREAU

SUPER
EXPLORATION

第十六章 目击 | 145

第十七章 礼物 | 155

第十八章 溯源 | 165

第十九章 同盟 | 177

第二十章 创新 | 190

第二十一章 暗号 | 200

第二十二章 进化 | 210

第二十三章 复制 | 215

第二十四章 分身 | 226

第二十五章 交集 | 237

第二十六章 骗局 | 244

第二十七章 觉醒 | 254

第二十八章 复仇 | 261

第二十九章 救赎 | 271

尾声 | 281

第一章

获罪

2029年4月7日，今天注定是值得一生铭记的日子——这是我早上一睁眼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

我叫许谧，28岁，现在身在一间狭小的单人牢房，是一名死刑犯，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之久。我用两个月的时间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今天是我生命终止的日子——行刑日，我被判处了死刑，罪名是谋杀了我最爱的男人、我的丈夫卓实。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并且坚信真相的人，我并没有谋杀卓实。那个男人是我的丈夫，相恋10年、结婚才1年的爱人。我爱他，我们俩是这个世界上彼此唯一的亲人、唯一的依靠，11年的情感积累，彼此坚定不移地相信两人会相守到老、到死，我怎么可能杀他？

就在前天，我被宣判之后，我大叫、狂暴、歇斯底里，而后变得冷静、漠然，被迫接受一切。我将会带着不甘、疑问和愤恨离开人世。我只是一个28岁的女人，尽管做了近10年的私家侦探，聪明、干练、勇敢，但仍旧是个弱小的个体，无力改变现实。

我像是一潭死水，沉寂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牢房的栅栏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听声音有两个人。我惊讶于时间还没到，就有人要来提前带我去往刑室。当那两人站立在栅栏门前时，我了然一笑，来人是

郁丞星和一个狱警。

狱警提着一把椅子，放在栅栏门前，然后退后几米。郁丞星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腿上。

郁丞星，跟我同龄，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律师，得知我的案子后主动来帮忙，分文不取。我想他原本的目的是借由我的案子让他一炮而红，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拼尽全力，仍旧败诉。

郁丞星仍旧冷着一张脸，看我的眼神里有难以名状的波澜。他坐在门口，淡淡地问：“准备好了吗？”

我心想，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大概是最难以准备和选择的，我当然没有准备好迎接死亡，可那又能怎样？我轻轻点头，嘴角牵起一丝苦涩的笑：“郁律师，感谢你来送我。”

我没有父母、亲人、朋友，从前我只有卓实，卓实死后，我的同盟也只有郁丞星这个律师。如果有谁愿意来送我最后一程，大概也只有他了。

郁丞星苦笑地耸肩：“抱歉，我来并不是送你，我是来告诉你，败诉之后你托我办的事情，我恐怕无能为力。”

我面如死灰的脸瞬间燃烧起来，有一团火似乎要从我的头顶喷薄而出。我愤怒地低吼：“为什么？难道你也不肯相信我？”

郁丞星略带哀伤地说：“我只是律师，我的职业要求我相信你，但到底真相如何，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律师，我的委托人如果死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追查真相。你应该委托一个侦探在你死后继续调查卓实之死，而不是一个律师。”

我平静下来，苦涩再次泛滥淹没全身。我想说我倒是想去找一个侦探，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人就只有我的律师。

“好吧，我的确没有资格对你提出请求，我甚至拿不出一分钱作为委托任何人调查真相的报酬。”我抬眼再看电子钟，无奈地说，“反正再有半小时，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真相到底如何，能否被公之于众，我都无法知晓了。”

“不见得，”郁丞星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从栅栏缝隙中递进来，“我还给你带来了一线生机，只要你愿意，我马上就可以带你离开这里。卓实之死的真相，你有机会自己调查清楚。”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应了几秒后，猛地冲到门前，又放慢动作小心翼

翼地接过郁丞星手里的文件，低头阅读。

“只要你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即代表许谧已经被执行死刑，但你却还活着，只不过你这个人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的财产，终生为公司服务。很遗憾，这份契约一旦签订，就是终生的。所以现在你当然有权选择放弃。”

“你们公司？”我不可思议地抬头瞪着郁丞星，“你的公司不就是律师事务所？可这上面写的是……”

“犯罪规划局。是的，我也是犯罪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才能为你争取这样一个——生机。相信我，这个机会十分难得，并不是什么人都值得公司耗费重金、精力和人脉运作的，之所以你能获得这个机会，那是因为你是个侦探。”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犯罪规划局，这到底是家什么公司？”我警惕地问。

“顾名思义，研究罪案。公司正在进行一项实验，需要一个实验者，我觉得你正合适。我认为你的侦探思维可以增加实验成功的概率，于是向公司高层举荐了你。”郁丞星的语气里带着点期许，虽然他极力掩饰，想要表现得我是否接受他都无所谓，但我看得出，郁丞星非常希望我签署这份协议。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到底需要自己付出什么，我不知道，协议上没有写，只说必须完全服从公司的指示。换句话说，许谧已死，往后的我就是一部机器，是公司财产，没有权利说“不”，如果这部机器罢工，那么公司也有权利销毁机器。

如果签署了协议，等待我的是未知；如果不签，不到半小时后，等待我的是已知的死亡。这种时候，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未知吧。有什么比死亡还要可怕呢？顷刻间，我想到了一个词——生不如死，还有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死其实并不可怕，我觉得冤死、耻辱地死去才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我真的以谋杀卓实的罪名死去，那么我死后，再没有人会去追查卓实的案子，杀害卓实的凶手还能安稳地活着，这才是最最可怕的事。所以，什么“生不如死”，什么“实验”，什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全都见鬼去吧。什么也没有活着重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笔。”我把手伸出了栅栏门，想要握住一支小小的笔，就像是握住救命稻草。

2029年3月5日。

在警局的审讯室，我不安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等待会见自己的律师郁丞星。我的双手、双脚上都是沉重的锁链，稍稍一动弹身体，就能听到那恼人又耻辱的金属摩擦碰撞的声音。

那是我与郁丞星的第一次见面。

郁丞星坐在我的面前，不苟言笑，看我的眼神里有难以名状的哀伤。

“怎么？事态对我不利？”我抱着希望问，希望他看我的眼神仅仅是出于礼貌性的同情。

“是的。你的邻居、商场导购小姐和卓实的外遇对象作为人证；你家门外的监控显示案发前后无人进出，你手上的勒痕、凶器领带上你的皮屑作为物证，这些全都对你非常不利。简单来说，人证可以证明你有杀人动机，物证可以证明除了你，没人能够杀害卓实。而且卓实也不可能是自杀，一个人没法用一条领带把自己勒死；案发现场的勘查和尸检也排除上吊的可能，所以自杀也可以排除。所有的一切都对你非常不利。”

我是个私家侦探，早就预料到事态对自己不利，否则警察不会以谋杀罪逮捕我。但我没想到除了双手上的勒痕之外，还会有那么多的人证证明我的杀人动机。原本我就是想以根本没有杀人动机作为辩护的策略，因为我跟卓实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可现在看来必须另寻出路了。

“我们得想办法证明这些人在做伪证，邻居、导购小姐，还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外遇对象，这些全都是阴谋！一定有什么人在幕后操控他们说谎！”我深呼吸后尽量冷静地说，“卓实不可能有外遇，我的丈夫我最了解，哼，你别忘了，我是个侦探！”

郁丞星低垂眼帘，同情地凝视我：“很遗憾，我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人并没有说谎。首先，你的邻居——独居男人樊英杰，他声称在案发当晚听到你家里有玻璃制品摔碎的声音以及其他重物击打的声音，案发现场客厅里花瓶的碎片、墙面的破损、椅子倒地等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场显示你跟卓实当晚在客厅起了争执。”

“撒谎，我们俩当晚根本没有任何争执，现场是凶手伪造的。”我冷哼一声。

“樊英杰曾在案发当晚11点45分时，也就是听到噪声后的5分钟后去敲你家的门，当时开门的正是死者卓实。卓实告诉樊英杰你们夫妻俩闹了一点小矛盾。走廊的监控虽然是无声的，但是却清楚拍到了卓实的脸。”郁丞星说着，从公文包

里掏出平板电脑，打开监控截图给我看。

我仔细端详截图将近10秒，的确，画面里站在自家门口的两人正是我家的邻居樊英杰和卓实，时间显示正是23点45分。也就是说，22点30分，当我和卓实相拥睡去之后，卓实又醒来，跟凶手在房间里起了争执。可为什么樊英杰来敲门时，卓实没有对他说家里还有别人呢？而且，我怎么会睡得那么死，一点声音都没听到？的确，我的睡眠一向规律，而且睡眠质量很好，但这并不代表我一睡去就会像死人一样。发出那么大的声响，邻居都能听到，我怎么可能听不到？最重要的是，有人用我的双手去勒领带，在我的手上留下痕迹，我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警方有没有做过相关的化验？我是说，我一定是被下了药，才会睡得那么沉。”话一出口，我马上懊丧地敲了一下桌子。我自己最清楚，警方根本没有给我抽血化验任何东西，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我当作唯一的嫌疑人。

郁丞星收回平板，继续说：“下药的事情已经无从考证。”

“这都要怪我，错过了最佳的辩解时间。”我自责地攥紧拳头，又砸了一下桌面。我所谓的最佳辩解时间就是指卓实遇害后第二天早上至第三天早上将近24个小时，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昏迷。

“这不能怪你，任何女人，哪怕是见多识广的侦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目睹爱人的尸体，遭受这样的打击，都会因为伤心过度而昏厥的。”郁丞星安慰我，叹了口气继续说，“卓实的外遇对象叫冯依依，在卓实之前工作的气象研究预测公司楼下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卓实每天中午都会光顾那家咖啡馆。冯依依说两人正是从那时开始婚外恋。卓实曾经无数次跟她承诺会跟你离婚，跟她结婚。最后一次，也就是案发前两天，卓实告诉冯依依，他已经向你提出离婚，只不过你不同意，不是逃避这个话题，就是恐吓说宁可鱼死网破也不离婚。”

“简直好笑，卓实当然没有跟我提出离婚，马上临近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们还在商量该怎么庆祝。这个冯依依绝对有问题，必须深入调查。”我故作坚强，实际上我知道自己已经堕入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我根本无法挣脱。

郁丞星点头，继续讲：“还有男装店的导购小姐，她证明你在购买领带时一直饱受电话骚扰，后来接听了电话，语气很不友好，她听到你讲到‘外遇’和‘诅咒’这两个词，你还说你跟爱人永远不会分开，除非有一方先离世。警方后来调查过给你打电话的人，正是冯依依。冯依依也承认，她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

向你宣战、激怒你，加速你跟卓实离婚。你在电话里暗示她，你绝对不会离婚，想要分开你和卓实，除非有一个人死。警方认为这就是后来你跟卓实在家里发生争执、打斗的原因，最后你勒死了卓实，凶器领带就是你送给他的周年纪念日礼物，足以说明你憎恨卓实的背叛。”

“我的确是说了那样的话，可我根本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什么冯依依。这个冯依依绝对有问题！郁律师，你要相信我，从冯依依身上着手调查，一定会有所收获。”

郁丞星微微点头，诚恳地说：“虽然目前的证据全都指向你是凶手，但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相信我，我会尽全力帮助你。”

2029年2月16日，今天注定是值得一生铭记的日子。

今天是我与卓实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下午3点，我离开我的侦探事务所，去商场专柜精心挑选送给丈夫卓实的一周年礼物。我记得之前卓实无意中提起过喜欢这个品牌的领带，他新买的西装适合配一条红蓝色的格子领带。

我真挑选，导购小姐殷勤地询问和建议，我也配合回答说是送给丈夫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礼物，搭配西装的颜色风格，等等。导购小姐一脸艳羡地表达羡慕之情，说我浑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

挑选期间我的手机铃响，看了来电信息，虽然是陌生的号码，但我知道对方是谁。我不自觉地露出厌恶的神色，并不接听。导购小姐露出好奇和尴尬的笑容。

我认得那个号码，来电的是个女人。她昨天曾经打来电话，想要雇用一位女性私家侦探调查丈夫的外遇，说找遍了全市，女性私家侦探只有我一个。我礼貌地拒绝了，因为我的职业范畴并不包括调查外遇，我只负责调查刑事案件。从个人角度，我也不愿意接触外遇事件。我与丈夫卓实从少年时期相恋，相恋10年，结婚1年，彼此信任，生活美满，因此我自动自觉地屏蔽周遭那些亵渎爱情婚姻的丑恶信息，我认为那是永远跟我扯不上关系的外太空的事。

今天，这个自称姓冯的女士仍旧不死心地打来电话，而且在我屏蔽了她的手机号码之后，她又用其他号码拨打，大有我不答应接下这案子，她就要用遍全世界电话号码轰炸的架势。

在手机持续振动3分钟后，我的耐心耗尽，我冲导购小姐做了一个稍等的手

势，走到无人的角落接听。

“冯女士，无论你再打多少电话都是没用的，我是个有原则的人，原则之所以称为原则，就是因为它无法被撼动……我再最后说一遍，我的业务范畴不包括调查外遇……不，我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被背叛并不是你的错……抱歉，我不接受你的诅咒……是的，我认为外遇这种事跟我永远不沾边，我和爱人永远不会分开，没错，除非有一方先离世……是的，我就是这么自信，所以我没办法站在你的角度……好的，祝你婚姻幸福，再见。”

挂断电话，我深呼吸，勉强保持笑容回到货架前，继续挑选领带。从镜子前一闪而过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难看的脸色和假笑。今天是我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却接到这么扫兴的电话，还莫名其妙遭受了一个女人对自己婚姻的诅咒，的确败兴。

提着领带的礼盒，我来到了丈夫卓实工作的写字楼，一路来到26层。刚一出电梯，我的脚步便僵在电梯门口。卓实任职的气象研究预测公司的招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婚姻咨询公司。可问题是卓实从未提过他的公司搬家或破产的消息啊。我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是在半个月前，再之前是两个月前，两次都是跟卓实约定好来接他下班。卓实来到这家公司也不过4个月的时间。我尴尬地笑笑，我早就知道卓实在工作方面对自己有所隐瞒。

半年前自从卓实从某家上市公司离职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进入到一家气象研究预测公司做分析员。前两次我来公司找卓实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卓实与其他同事的疏离，与工作环境格格不入，那两次跟卓实有交流的只有卓实邻桌的一个叫郭翔的中年男人。想来性格内向的卓实一定是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环境，已经偷偷离职，而且这家公司也已经搬到别处。失业对一个男人来说绝对是没面子的事，所以我决定装作不知道，回家等待卓实，度过我期待已久的两人的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工作的事，如果卓实不提，我也暂时不说。

5点，我回到家，在厨房里忙活；6点，我做好了烛光晚餐；6点10分，卓实捧着一大捧红玫瑰回家；8点5分，我们丢下餐桌上的狼藉，相拥去客厅，窝在沙发里看爱情电影；9点10分，我们缠绵着前往卧室，一路上留下了我们的外套、内衣；10点半，像以往一样，我们相拥入眠。

清晨6点半，我醒来，原本想要习惯性地亲吻身边的卓实，却目睹了让我震

惊、心碎的画面——卓实死了，就死在我的旁边，他是被勒毙的，脖子上还缠着那条我送给他的红蓝格子领带。

就在我心痛到无以复加、不知所措的时候，敲门声响起，我不受控制地打开房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们的邻居——独居男人樊英杰。

樊英杰看起来本想跟我打招呼，好像还想问问我和卓实有没有和好，听他的意思好像是他认为昨晚我跟卓实有过争吵，却见我一脸愕然，脸上还挂着泪，便询问出了什么事。

他的话让我从恍惚中醒悟，意识到刚刚的一切不是梦，是真切的事实。我爱的男人，我的卓实真的死了，就在我们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当晚。我一下子瘫软在地，剧烈喘息着，指了指身后，抽噎到个字都说不出。

樊英杰狐疑地进屋，十几秒后仓皇跑出房间，在我对面拨打报警电话。

我记得我当时的视线越加模糊，天旋地转，不到5秒钟便失去了意识。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我看到樊英杰原本还警惕地与我保持距离，看到我体力不支后向我走过来，想要扶住我，但他的手却僵在半空，始终没有触碰到我。我在樊英杰关切的脸色中看到了明显的漠然和不屑，后来想想，应该是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把我当作了凶手。

那之后，所有人，也许也包括我的律师郁丞星，他们全都认定我是杀死卓实的凶手，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万分确定，我不是凶手。我没有人格分裂，没有健忘症，没有狂躁症，没有精神病，也不做梦，正常得不能再正常。我清楚地记得，我绝对没有杀死卓实。

第二章

实验

郁丞星果然说到做到，在我签署了协议后不到10分钟，他再次跟狱警和检察官一起到来。在检察官的首肯下，狱警掏出钥匙打开牢房的门。

检察官是个40多岁的冷面女人，她冷冷地对我说：“走吧，记住，许谧已经死了，以后你就好自为之吧。”

郁丞星对我使了个眼色，然后转身。我跟在他身后走出监狱，但却闻不到自由的空气。对我而言，我仍旧在服刑，只不过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一个秘密的公司，被当成实验的小白鼠，成为公司的财产。

监狱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郁丞星和我坐在后排，他在手机上按了几下之后，打开了身边一个白色的小箱子，里面是注射针剂。

“抱歉，我必须让你睡一觉，总部的地址对于你这个级别的——员工是绝对保密的。”郁丞星一边说一边示意我撸起袖子。

我很感谢郁丞星刚刚迟疑过后的那个“员工”，这算是对于“公司财产”这个词更加有人情味的称呼。

针刺入血管，痛感过后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仿佛就是下一秒的事情，我被郁丞星推醒。

这是一间约莫150平方米的起居室，墙壁和家具都是白色调，十分清冷，房子的大小和方位都跟我以前的家非常近似，除了装修和家具不同之外，还有一个明

显的区别，那就是这间房子没有窗，只有通风系统。

“总部位于地下，我们特别按照你家的原比例给你建造了这样的空间，”郁丞星指了指客房的方位落落大方地说，“实验期间，我将会24小时跟你在一起。”

我环顾房间，熟悉感之后就是哀痛，近乎相同的房子，但卓实已经不在，我却不得不跟一个陌生男人24小时共处一室。我隐忍地点头，对于公司的安排，我只能无条件服从。

“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了吧？”我问郁丞星。

郁丞星熟络地给自己冲泡了一杯咖啡，像是在自家一样自在放松，一边喝咖啡一边说：“实验的部分明天一早实验开始前会告诉你，我现在必须阐明一件事，从现在开始除非有特殊许可，否则你不可以踏出这个房间一步，当然，你也无法踏出。”

果然，这里就是我的另一个监牢，我被限制了自由。

“不出这个房间，那么实验怎么进行？”我问。

郁丞星指了指原本应该是书房的房间，房门已经换成了厚重的金属门，看起来像是特制的，他说：“实验室就设在那里。”

我不懂，为什么要给我设置这么一个让我时刻回忆从前的房子，让我一直沉浸在对卓实的怀念中对实验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把实验室也设在这里？就是为了避免我出门吗？为什么我不被允许踏出这个空间？这个所谓的犯罪规划局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

当然，这些问题我没有问郁丞星，我知道就算问了也是白问，我得不到准确的答案，只会让他们对我更加警惕而已。在这个想法之后，我突然冒出了另一个念头——逃！是的，我想要逃离这里，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重获自由才能调查卓实之死，找出那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我也清楚，想要逃离这里并不比越狱简单，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筹谋，否则，就算我逃出了这个房间，也逃不出深埋于地下的犯罪规划局，更何况我对于外面的情形、环境根本一无所知。

但不管怎样，首先我得搞定这个24小时监视我的郁丞星。搞定他的办法我也想到了，灵感就源于他看我的眼神。女人的直觉都是敏锐的，更何况我是个女侦探，我看得出他对我似乎有特殊的情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男人喜欢美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更何况这对男女还得24小时朝夕相处，我觉得让他爱上我并不

难。只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有些对不起卓实。

我的这个想法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百无聊赖，我只能坐在沙发上摆弄茶几上的平板电脑玩简单的单机游戏，郁丞星则是回到他的房间，紧闭房门。一个小时后，门铃意外地响起，居然会有访客。

郁丞星出来，已经换上了舒服的家居服，他像是早就知道会有人来访一样，打开房门。房门一开，一个女人便冲到郁丞星的怀中，紧接着，两人居然当着我的面缠绵拥吻。

我尴尬地躲闪目光。一分钟后，郁丞星和那个女人手拉手来到我面前。

“许谧，给你介绍一下……”郁丞星说话的感觉完全变了，以前对我是毫无生气的冷静，而自从见到了这个女人，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生动活泼，但他的话被那个女人打断了。

“丞星，现在再叫她许谧已经不合适了。虽然这样很无情，但是按照规定，咱们得称呼她的代号。杜总的吩咐，咱们必须执行。”女人的声音柔得像是丝绸，她抬头仰视郁丞星的眼变成了两汪清潭，倒映着天空的星辉。

这种眼神我再熟悉不过，过去11年，我就是用这样的眼神去看我的卓实。

郁丞星挠挠头，冲女人宠溺地微笑：“是的，许谧已经不存在了，应该称呼她为1015。”

女人转而冲向我，像多年未见的好友，亲切友好地说：“1015，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莫执，是丞星的未婚妻，自然也是他的同事。你参与的实验，我也是工作人员之一，以后就请多多关照啦。”

我对张莫执点头，打消了色诱郁丞星以达到出逃目的的计划。我不愿意介入这两人的感情，就像我不愿意去调查外遇一样，在感情上，我是个完美主义者。

接下来的时间里，郁丞星和张莫执旁若无人，当我不存在一样腻在一起。他们在厨房忙活着晚餐，一边说笑一边时不时拥抱、亲吻。他们的样子让我想到了我跟卓实从前的美好，10年间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不知道过了多久，张莫执的眼神无意间瞥见我，惊讶地怔了一下，用手肘捅了郁丞星一下。郁丞星也望向我，他环绕张莫执腰肢的手松开垂下。

他们一定是看到我哭了，终于想到房间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大活人，一个刚刚失去爱人不久的可怜女人。

我抹了把眼泪，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早餐过后，郁丞星用他的视网膜和指纹打开了实验室的门，带领我进入。

房间有20多平方米，中心摆着一张能够固定四肢和头部的实验床。我知道，待会儿我就要躺在那张床上，如待宰羔羊一般，让他们在我的身体上做实验。

床的对面是一面大大的镜子，那一定是单面镜，实验者会通过这面单面镜观察我的情况。也许在镜面的那一边有几十个人都坐在电脑或者什么仪器前监控着实验的各种数据。对了，郁丞星的女友张莫执应该也在镜子的那边。

我坐在床沿，恐惧让我全身战栗，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抖：“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实验了吧？”

“当然，实验之前，我必须告知你实验的内容和注意事项，”郁丞星躲闪我的眼神，但我还是在他一闪而过的目光中捕捉到了像是同情的东西，“现在请你躺好，实验会在10分钟后正式开始。”

郁丞星示意我自己躺好。我躺好之后，那些禁锢身体以及头部的装置便自己启动。瞬间，我便无法动弹。我只能向下转动眼球，用充满疑问和惊惧的目光凝视郁丞星。

“放心，并不是什么危险性的实验，对你的身体不会有严重影响，唯一的风险只是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可能会有潜在的对大脑产生危害的风险而已。”郁丞星的手轻轻碰触了一下我的手，他似乎想要用这种方式给我勇气和安慰。

我当然知道实验会存在风险性，否则的话也不必花大价钱和精力运作，用死刑犯来充当实验品。郁丞星的确很会安慰人，说什么“可能、潜在、风险”，其实不过是让我减少恐惧而已。可想而知，这样的实验多进行几次，我的大脑会受到一定的损伤。损伤日积月累，我便无法再担任实验品，也许连生活自理的能力都会丧失。我避免了一瞬间的死刑，换来的却是一点一点失去意识的慢性死亡。

“这项实验的名称叫作记忆入侵。顾名思义，你的意识将会入侵到某个人的记忆之中。待会儿实验开始之后，你将会戴上这顶头盔，也就是意识传输器，将你的意识与被入侵者的记忆连接，使你成为记忆入侵者。放心，这个过程你几乎感觉不到疼痛，只是瞬间的事。”郁丞星站在我身边，又一次躲闪我的目光，专心看向手里的平板电脑，一边操作一边耐心解释。